

我的藏族兄弟

འཇམ་དཔལ་ལྷན་པ་

郑建国◎著



金城出版社

• 散文集 •

郑建国

我的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郑建国著

刘确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确为本书题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藏族兄弟/郑建国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04.5

ISBN 7-80084-606-7

I. 我… II. 郑…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5393 号

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100013)

电话: (发行部) 84254364 (总编室) 64228516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8.25 印张 180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84-606-7/I·60

定价: 20.00 元

致谢西藏

(自序)

我把胸脯一拍，去了西藏。

我不是一个匆忙的旅行者，而是一个执着的淘金人。日月星辰将我的肌肤涂抹成高原红，雨雪风霜把我心灵洗涤得水晶般透明，高山峡谷使我获得男子汉的自信，一个善良质朴的民族引领我步入人性的天堂。我获得一个终身荣耀的称谓：援藏干部。我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

当我依然回到故乡的时候，心中淤积着强烈的表达欲，食不甘味，寝难安席。一个人遇到这样的境况，那就是病了。属于精神方面的疾病。

那就让我表达罢。

如果不把三年援藏的感受变成文字，虽然变成文字却不能发表，即使发表也毫无反响，那么，我就愧对青藏高原，我的疾病就永久不能痊愈。

目前情况尚好。去年至今，我于工作之余，专写关于西藏的散文，已积 10 多万字。其中 6 万多字见诸《常德日报》、《湖南日报》、《文字客》、《西藏日报》、《黄河文学》、《中国作家》等报刊，并几番获奖。凡读过这些文字的人，基本上能说一个“好”字。更有一些热血的青年，像吃了兴

奋剂一般，读着读着，就想立马去西藏。

产生这样的诱惑，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还是西藏本身的好。是喜马拉雅山上的千年积雪在璀璨的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泽，是雅鲁藏布江滋润的草原散发出醉人的芬芳，是黑脸庞、卷头发的藏族同胞憨厚的微笑。我所做的，只是还原出西藏的美丽、神奇、纯朴、善良、挚爱、真诚，还有昔日的苦楚、今天的欢愉。人在自然中，既和谐又抗争。明天的辉煌，伸手可及。这样的地方孕育出来的文字，当然好。

我是揣着文学梦进藏的。41岁去援藏，让许多人误以为我是一个疯子。我说将写一部关于西藏的书，有人哑然失笑，越发以为我病得不轻。很不幸的是，随后的三年当中，梦依然是梦。我没有动笔写一个字，哪怕写一点日记，亦可结集成书。因为高寒低氧，我很累。我呼吸困难，我头昏脑涨。每天流鼻血，日日闹腹泻。如果在这种境况下“写书”，那真是一个疯子。

但是这个诡秘的世界上只有我自己认得我这个人，并且谙熟我心路的走向。三年中我在默默地感受一切。我关注每天的太阳如何热辣辣地悬于天上，关注每夜满天的繁星闪烁诉说高原的寂寥。我走进藏民低矮但温润的土坯房，“三口一杯”地喝青稞酒，走进密密的沙棘林去看野兔如何觅食。我静静地倾听风雨雷电的声音，一如我静静地倾听背水姑娘在隆子河边唱“呀啦嗦”。我极端投入地看牛羊在山坡上奔跑的姿态，就象在坝子上看康巴汉子激越的赛马。我乘几乎散架的吉普车下乡，看山洪暴发，看泥石流滚滚而来，看冰雹铺天盖地，有如欣赏惊险巨片。我还欣赏西藏驾

驶员的一流技术，看他们驾车逢山过山，逢水过水，一边开车，一边哼歌。具有这种气质的人，当然成为我的朋友，我的异族兄弟。我的朋友中，还有行署专员、县长、一般干部、教师、医生和农牧民。这些人，你敬他一尺，他就敬你一丈。他们的喜怒哀乐写在脸上，他们的大善大美刻在骨骼里。我铁心铁意爱他们。我把与他们在一起时发生的故事统统铭记在脑海里，一天天发酵，眼看快要酿出醇香的酒来。但我还是没写。

灵感的诞生，需要一个契机。

突然有一天，是我结束援藏生涯回内地后的第二年春节，大年初一那天，驾驶员桑珠从喜玛拉雅的山沟里打来电话，粗喉大噪地喊：“扎西德勒呀书记！”我心里顿时倒海翻江。我抛开一切应酬，提笔就写《我的藏族兄弟》。写罢就送到报社，把一些编辑也弄得激情燃烧起来。当然很快就发了，很快就好评如潮。从此无法搁笔。写一篇发一篇，串成一个系列。

这是一个怎样的系列呢？大抵是一个爱的系列。《男儿赴西域》，男人豪情万丈去援藏，女人哭哭啼啼来送行；《美哉，山南》展现出一派奇异瑰丽的雪域景观和美妙传说，存心要撩拨世人的芳心；《隆子的早晨》说很久很久以前，上苍大刀阔斧砍出一条山沟，安顿一群勤劳勇敢的人休养生息；《勿忘隆子河》里可以听见“哗啦啦”的流淌声中关于人生的吟哦；《翻越唐古拉》，你去感受自然的魔幻和伟岸罢；《绿色纪要》说马兰花乃少女之花，说钻天杨具有雄性的阳刚，而沙棘林则是地地道道女人的森林。还写到动物。《野山羊阿灰》、《牧羊犬索黑》，其实是通过写高原精灵来表

达人的爱心的。粗略一算，写了几十个人物，有男有女，有藏有汉，有生有死。颇有滋味。

雪山把清泉奉献给草原，大地把五谷百草奉献给生灵，我拿什么奉献给你呢，我的西藏？

我奉献一本书。

这本书就是我的心。

谢谢你，我的西藏。



雪山把清泉奉献给草原，大地把五谷百草奉献给生灵，我拿什
么奉献给你呢，我的西藏？

——《致谢西藏》

目 录

致谢西藏 自序	1
辑一 高原纪事	1
男儿赴西域	2
美哉，山南	9
隆子的早晨	19
勿忘隆子河	25
野山羊阿灰	31
牧羊犬索黑	37
一封不必发出的信	43
乡村盛典	51
高山上的来客 之一	61
高山上的来客 之二	70
高山上的来客 之三	76
高山上的来客 之四	85
高山上的来客 之五	93
辑二 高原人物	101
我的藏族兄弟	102
白玛专员	107
仁增旺杰	110
人大主任嘉措	115
县长格桑巴珠	118
三个藏族女人	121
永恒的微笑	127

兵娃	133
阿爸的路	138
阿旺坚村	145
桑布的故事	149
引进爱情	156
老西藏轶事	161
辑三 高原风情	177
绝对善良	178
边陲小镇	183
绿色纪要	189
哲古草原印象	199
美丽的喇嘛庙	207
圣洁的布达拉	215
拉萨城里的好去处	223
翻越唐古拉	235
后记	247

辑一 高原纪事

惟有夜深人静时，我怀抱 CD 机，戴上耳机听藏族民歌，仿佛又听到了隆子河的涛声，舒缓也罢，激越也罢，都是世上最美的旋律。

男儿赴西域

那个温馨的春夜，我将妻子揽入怀中，告之一个重大的抉择：我去援藏。

口气俨然是通知而不是商量，充分体现男人的自主性。

妻子受了突如其来的惊吓，从我的臂弯里挣扎出来，大而亮的眼睛忽闪忽闪，喉咙象是被鬼扼住一般，好歹说不出话来。于是我一边温存一边交待事情的来龙去脉。市里选派7名干部到西藏山南地区隆子县工作。时间三年。我的职务：县委副书记。

话毕，她的眼泪溢了出来。伤感良久，呜咽良久，咬牙切齿吐出一句：“你前世没当过官么？”

很显然，妻子误解了我的初衷。人在官场，固然想不断地攀爬。但爬到世界屋脊去当一个副七品，未免代价太昂贵。何况我本是县委常委，既使不去援藏，只要不犯经济、作风错误，熬也要熬出一个“阿香婆”来。那么，何苦要去西藏？我的妻呀，竟不知同床共枕10多年的丈夫，一个好汉梦做了40年，且梦中依稀可见浪漫英雄的斑斑痕迹。

好汉与英雄的区别在于：好汉做事，义字当头；英雄处世，充满理性。据此，回答去西藏的动机问题，好汉说：去便去，有甚鸟动机！英雄说：大丈夫处世兮，当建功立业，当去常人想去而不敢去的地方，当于艰难困苦中锻造金刚之

躯。

此刻，我对妻子婉约地说，我太平庸，我的一生应该也有可以有浓墨重彩的画面，因为我本是一个血性男儿，这你晓得。

妻子似乎听懂了，又不全懂。

“唉！”妻子复归我的怀中，揩干泪珠儿，喃喃地自语：“太可怕了，三年哩。”

人生确无更多三年，人生难遇好女人。自成家以来，因工作缘故，夫妻聚少离多。精明能干且善解人意的妻子内外都是女强人。苦，她并不惧怕。所惧者，寂寞也。没有男人的女人，是残缺的女人。有男人而不能厮守的女人，是残疾的女人。这我晓得。可是，有一个平庸无能的男人的女人，是一个残废的女人。这点，你晓得么？我，堂堂男子汉，纵有千般温柔，万般怜爱，所惧怕者，碌碌无为也。如若毕生没有建树，纵然夜夜拥着娇妻，又有什么滋味？

所以我说：“问题不大。你每年到西藏探一次亲，只当是公费旅游。我每年休一次假，”我是轻声说的，声调很滑稽，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心里却隐隐作痛，“三年后，再不分离。”

“唉！”妻子又叹息一声，万般无奈。这时，女人柔弱的一面坦露得一丝不挂。

这个美妙的春夜，无眠。

独自坐在母亲坟前。

坟头四周的蓑草在春日的风里“沙沙”作响。

“娘，儿子要走了。”我从坟头拔出几株萎黄的芭茅草，心里默默地说，“去很远的地方。”

母亲在世的时候，很苦。这就追溯到万恶的旧社会。她是作为童养媳嫁到父亲家里的。我的祖母其实也是一个穷苦的农家妇女，却偏偏在封建礼教的唆使下，压迫过我的母亲。压迫的方式是委以繁重的体力劳动。及至成年，父亲当兵，去了遥远的地方，母亲在家里承担男人的事务。后来父亲到贵州剿匪，升了一个小官。再后来转业了，母亲随之进了城。因此这个世界上有了我和我的弟妹。父亲工资低，每月50多块钱要养活七口人。为生计所迫，母亲在烈日下，在风雨中，用一辆破旧的板车拖砖瓦。她用那双满是血泡继而满是老茧的手挣几个血汗钱，把儿女养大。母亲因此积劳成疾，得了哮喘病、支气管炎、高血压。“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有问题”，被押着去了很远的地方。突然有一天，“造反派”闯进我家，命我们全家滚回原籍乡下去。至今我还记得那些狗杂种凶神恶煞的面孔，一个叫彭豆角，一个叫黄驼背，像是从棺材里跑出来的活鬼。但是母亲不怕。母亲咳嗽着，满脸涨得通红，手里操起一柄菜刀，斩钉截铁只说一个字：“不！”活鬼就走了。后来父亲回来了。再后来父母都老了。再后来母亲死了。母亲的死是有预兆的。前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在一条儿时玩耍的山间小路上，一群人抬着棺材追逐我，我就被吓醒了，出一身冷汗。第二天母亲就死在医院里，断气的时候我不在场，邻居就说：这个老妈子命苦，临死也无儿送终。

母亲是最不愿听到“去很远的地方”的。这与父亲不同。祖祖辈辈种田人，唯父亲当兵从戎。因此我的胸膛里也“克隆”出军人血液。前一天去向父亲辞行，告之儿将去雪域高原。父亲满头银丝，满脸刚毅，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吐出一个字：“好！”我注意到父亲端酒杯的手，像粗粝的树根。这是一双习惯于抄枪的手，食指弯曲呈击发状。这种习惯自然遗传到我的身上。小的时候我酷爱制造木头手枪，做得极其逼真。常常是，夜里怀揣木头枪做梦，梦见当兵到了边疆，拥有一支闪亮的钢枪。有一回我做了一支可以打铁砂子的手枪，试枪的时候发生了意外，无名指被火药炸掉一块肉，指骨都露了出来。母亲哭喊着把我背到医院，父亲却笑着说：“技术不过关嘛，重做！”

这就是父亲，将他的尚武秉性以及志在四方的豪情无形间传授给我。所以我去西藏，父亲没有异议。听说隆子县在中印边境上，县级干部可以配枪，我就给仍在西藏工作的第一批援藏干部、山南地委副书记卜功富打电话，咨询配枪的问题。卜说：“原先可以，现在不行。你要枪打鬼呀！”我很失望。

此刻我跪在母亲坟前，向她的亡灵告别。母亲毕竟是母亲。如果真有亡灵的话，母亲的亡灵必定在哭泣。亡灵会问：“去哪里呀，我的儿？”

“西藏。”

“西藏在哪里？远不？”

“西藏在西藏。很远。”

母亲没有文化，亦无方位感。母亲没见过世面。但母亲有伟大的母爱。同时母亲认为儿子有文化，有见识。母亲在世时曾对邻居说：“我的儿，文不向人借笔，武不向人借枪”。母亲如识字，完全可以成为诗人。

但是母亲已永远定位在眼前的土丘里。

我捧起一把黄土，盖在坟头。仿佛听见母亲已停止哭

泣，在唠唠叨叨地说：“多带点衣服，多带点药。路上还要带点吃的，万一堵车……”

我双膝跪下，磕三个响头，愿母亲的亡灵保佑儿子平安归来。

清晨。临行前最后一次拥抱与长吻，甜美而忧伤。

再次叮嘱妻子，欢送的时候不要哭，等我走后，回家好好地哭。妻子咬着红唇，默默点头。

我貌似刚强，其实最惧怕女人的眼泪。三年前，我参与过第一批援藏干部的送行仪式，至今记忆犹新。汽车开动的那一刻，隆子县委书记卢武福对他的年仅6岁的女儿说：“爸爸走了，你要听妈妈的话。”本来笑咪咪的女儿不明就里，此刻似乎是突然长大了，意识到分别的意义，“哇”的一声哭得惊天动地，促使她的妈妈苗女士哭得几乎晕厥。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我在内无不泪流满面。这是过去的故事。问题是，那伤感的一幕极有可能在今天重演。

欢送仪式上午在芷园宾馆举行。四大家领导出席。

芷园宾馆果然淹没在女人的哭声里。我的妻子终究没能忍住，哭出很多花样来。爱国的妻子志宏，此前早已哭了多日。组织上指定爱国担任隆子县委书记，一体检，发现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度高。妻子死活不同意丈夫援藏。丈夫说，不能不服从组织安排。妻子就去找组织。领导说，爱国是最好的人选，先去试试，实在不行，就回来。爱国说，那是不可能的，开弓没有回头箭呀！妻子就不吃不喝，日日以泪洗面。此刻，爱国代表七名援藏干部发言，哽哽噎噎说得情真意切，妻子就哭成泪人一个。因此这种效果直接传染到国建的妻子。这个叫肖妹子的女人本来天性乐观豁达，成天

嘻嘻哈哈，这时也哭得昏天黑地，肩膀一耸一耸。国建在城区担任副区长，如鱼得水。他气质儒雅，潇洒大方，思维敏捷。这样的人本是在哪里都可以大有作为的，他却选择援藏，到隆子县任常务副县长。肖妹子没有异议，及至分手时，却“哇哇”地哭个不停。于是就影响到先蒙的妻子小晏。小晏哭得文静，只抹泪，不出声。先蒙血气方刚，男子汉味道十足，魄力十足。从乡党委书记干到县委常委，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如今到西藏去当一个副县长，多少有点委屈。况且他也有高血压。但组织上一经确定，也就义无反顾。临出门时，先蒙等待他的老母亲从乡下赶来送行。等啊等，终不见慈母身影。上车后才依稀看见，白发苍苍的母亲正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先蒙长叹一声，但没有落泪。有小晏替他哭泣。妻子所哭者，纯粹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子汉的依恋。

其他的女人——经平、军武、文英的妻子一律在哭，只是各有各的哭法，音色不同，频率不同，节奏亦不同罢了。三个女人一台戏，七个伤心的女人就活生生将喜庆的仪式演绎出悲剧的效果，将他们的丈夫哭得肝肠寸断。

这时出现了一个不识时务又自以为幽默的摄影师。在为领导与援藏干部及其家属拍合影照时，竖起一根手指说：“看这里，笑一笑，口里念‘茄子’”。我心里骂道：笑你个头呀！所以现在看那帧照片，我的口型不是“茄子”，而是“苦瓜”。

及至宴会上，女人的哭声基本上告一段落。甚至于，当程海波市长敬酒时，这些女人的脸上还露出腼腆的微笑。而我，看见餐厅外有人将我们的行李往面包车上拎，心情更加